



翹首以待奧運開幕禮

不經不覺間還有70天巴黎奧運就開幕，經過漫長期待，究竟第一次不是在球場內，而是移師到戶外舉行的奧運開幕禮，會帶給觀眾怎樣的新鮮體驗呢？相信曾經到巴黎旅遊的遊客一定會到塞納河這個景點游玩打卡，而今次開幕禮就正正在此河畔舉行，預計達60萬人沿河觀賞，範圍之大，相信保安上會比較複雜，曾經亦因此有傳言開幕禮會搬回場內舉行，但到目前仍未有官方正式公布，似乎不會更改了。

法國人一向很注重傳統藝術，傾向選擇在一些有特色的歷史建築物內舉行宴會，筆者就曾經在巴黎參與世界盃國際廣播會議，大會安排在一個有百年歷史的遊樂場內舉行晚宴，令到一班傳媒人感覺置身於該時代。而今次巴黎奧運除了塞納河做開幕禮外，也會在巴黎一些景點進行比賽：馬術及現代5項比賽將會在凡爾賽宮舉行，而劍擊將會在巴黎大皇宮博物館舉行，香港代表江曼憲和張家朗便會於7月27日及7月29日在這裏爭奪獎牌。另外新項目3x3籃球、霹靂舞、滑板及自由式小輪車則會於協和廣場舉行，沙灘排球則於戰神廣場舉行、榮軍院則舉行射箭，巴黎臨時大皇宮舉行柔道，巴黎凡爾賽門展覽



閒不住的母親

李愛雙

母親回來小住的幾天裏，熟悉母親的人見到我總要說這句話：「你媽的身體很好呀！」那口脣帶着幾分羨慕幾分妒忌。這話讓我想起那年去珠海的那一幕：母親70歲生日那天，我和姐姐趕到珠海為她祝壽。母親下來接我們時是抱着小侄女，上去時我和姐姐爭着要抱小侄女。母親卻笑着拒絕了我們說：「你們都別爭了，還是先照顧好自己喲。」說完母親就走在前頭，我和姐姐拎着行李走在後面。才走到3樓，我和姐姐先後出現了喘息聲，拎行李的手也漸漸覺得無力了，就在這時母親來了，把我們手中的行李全攬了過去，並登登上地往上走，把我和姐姐都給驚訝在了那兒，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了健康是福。回顧往事，母親的健康跟她一生的辛勞是分不開的。

父親在外地工作，只有在農忙或是春節時才會回來，因此家裏的一切全是母親一人操持。母親3歲沒爹5歲沒娘，這練就了母親吃苦的能力。當時父親的工資也就十幾元，為了撫養我們，母親是一間下來就忙手藝活。她會做一種能透氣的竹凳，當時的家鄉有個工藝品出口——刺繡，而做這活的姑娘婆姨們得一直坐着，所以母親所做的竹凳很受她們的青睞，一張凳子5角錢，在當時夠我上一學期的學。母親還把做凳子的餘竹剖得細細的，一千支一捆，那

些做香燭的商人就會來收購，一捆也是5角。除了手藝活母親還種一手好菜，菜販子們會一大清早來敲我們家的門……母親就這樣用她的勤勞讓我們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進入中學後，母親開始籌蓋自己的房子，一間下來她就到小溪裏摸石頭並挑到自己挖好的地基那，慢慢地地基填好了，並砌起了1米多高的石頭矮牆，為了能讓自己的房子早點蓋好，母親養了兩頭豬，種了好多菜，把不漂亮的菜葉浸在一個大水缸裏，那口缸裏什麼亂七八糟的食物都有，那一年兩隻豬賣得了好價錢。母親就用賣豬的錢買了木料、石塊，有了這些材料母親開始做土坯準備疊牆。母親是村裏唯一的高中生，村人有事總會去請教她，她是有求必應，漸漸地母親在村人的眼裏是一個大大的好人。母親疊牆搭架時，只叫了娘家兩個兄弟過來幫忙，卻沒想到好多村人不請自到，他們利用空閒時間過來幫忙母親，房子沒多久就蓋好了，這是連父親也意想不到的事。

母親是在爺爺過世後才到父親身邊的。一向臉朝黃土背朝天的母親

覺得慌。當出口毛衣漸漸沒人織時，老鄉也就不做這生意了，閒下來的母親突然像失去了什麼似的，整天軟塌塌的。正好大姐打電話說她懷孕了，母親趕緊丟下父親直奔大姐那邊去了，並且一呆就是3年。我是唯一呆在父親身邊的孩子，當我懷孕時也把母親從大姐那給喚了回來。到兒子上幼兒園時母親已經56歲了，可她還是閒不住，天天去老鄉的裁縫店，別的老鄉是在店裏說古道今，而母親卻幫着老鄉做雜事，常常盯着老鄉縫衣服。突然有一天母親低價購進了一台舊縫紉機，從此以後母親跟它較上了勁，沒出一個月，母親就為我縫製了一套睡衣，雖然不是很合身，但有模有樣。母親在我身邊的日子，我們一家三口的睡衣、毛衣根本不用我愁，可這樣的好日子沒有過多久就因父親退休，他們被小弟請到了珠海。

去珠海沒幾天，母親就吵着要回來，天天打電話讓我勸弟弟放他們回來。突然有好幾天母親不來電話了，這倒讓我擔心起來，趕緊去電。弟弟在電話那頭無奈地說：「我們的媽媽是一生都離不開她的勞動啊！」原來在弟弟的房前，有一大片開發荒棄的土地，母親見着可惜竟然在那裏開荒種菜了。

我很想母親在我這多呆幾天，無奈弟弟催得緊，只好放他們回去了。



你準備好「老」了嗎？

我收養的貴賓犬貝貝快12歲了。

對於犬類來說12歲已算高齡，貝貝像年歲漸長的人類一樣，此前因乳癌而做過兩次大手術。貝貝的心肺功能也大不如前，醫生囑咐運動量不能過大，在家上下樓梯時要讓人抱着，因為擔心牠脆弱的膝關節會受傷。牠和人類的老人一樣，眼睛隨着年齡的增長得了白內障，以往一些牠熟悉的鄰居和親友來訪時也看不清了，聽見人聲便「先吠為敬」，直到近前，嗅到味道認出是熟人，才開始搖頭擺尾打招呼。

作為一隻寵物犬，貝貝算得上是幸福的，近幾年來我已盡量減少去外地，短途出行時只要方便，總是將牠帶在身邊，甚至買了一輛越野車，以便長途旅行時貝貝也能隨行。對老犬如此，或許是因為自己年紀也逐漸大了的緣故。

最近剛完成拖拉了兩年的一部書稿，開始新的寫作計劃，想到自家的老夥計

和「初老」的自己，便想寫一點老年人的故事。

我的表嫂聶蔚琳曾在深圳市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工作過，如今「退而不休」，仍在擔任廣東省社會工作協會副會長，熱心地堅持做養老工作。她邀我參加她主持的關於「新時代·新養老」的公益沙龍。

沒想到在沙龍中遇到的不單是一些和我一樣剛邁入「老」字號門檻的同齡人，還有許多正值青壯的年輕人，大家共同關注的話題就是「備老」。唐朝宰相、著名詩人元稹在他的詞作《憶遠曲》中寫過「嫁夫恨不早，養兒將備老。」元稹詞的「養兒備老」就是自古以來人們所說的「養兒防老」。

蔚琳的搭檔、曾在養老院當過院長的郝文波很風趣地告訴大家，當下的「備老」就如同婚後女子的「備孕」、高考生的「備考」一般。畢竟如今的社會環境和現代人意識的轉變，早就導致養

兒不一定能防老了，而老有所依的「依」，除了我們所在的國家、政府，便只能是即將老去的我們自己。

於是，一群或「初老」，或青壯的沙龍參與者霎時間都被牽動了心裏的憂患意識，開始熱烈地討論起如何在自己還沒真正步入老年的時候就開始防患於未然，如何做到有備無患……我便因此聽到了幾個或沉重或有趣的小故事，凝神間，已全然忘記自己也是個需要準備「老」的到來的初老者了。

這些參與公益沙龍的新朋舊友們和蔚琳一樣，面對「老」時都是坦然平和的，他們的「備」極其一致：不停止學習，保持健康快樂。我自此看到未來的一群老人，他們兩鬢染霜，鶴髮童顏，像白銀一樣發出柔和的光，也許這光並不炫目，但卻能恒久地映照他們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

新書的名字便有了：於「白銀時代」誕生的《白銀紀》。



南來作家

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展覽，來一趟「文學之旅」，走進文學的時光隧道，緬懷已故文學前輩點滴，細聽他們的故事。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有的如雷貫耳，有的潤物無聲，作家是傳媒的一部分，不少都有新聞工作背景，既是那麼近，又是那麼遠。

「南來作家」是一個從香港地緣出發，追溯文人文化淵源的概念。上世紀中國社會動盪，而香港作為中西交匯的地界，政局相對穩定。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吸引了不少文化人匯聚於此，有的在香港短暫居留，有的在此安居樂業。他們的文字，關注國家民族命運，探究香港各個社會的層面，對香港文學產生深遠的影響。

蜚聲國際的金庸，固然是華人的驕傲；張愛玲的香港情懷，讓讀者抱擁。坐在展館中央大廳，觀看一連6集解說「張愛玲在港的足跡」，作家當年在淺水灣、中環、北角、旺角、花墟……留下了創作的軌跡。

久遠的日子，沒有電腦打字，作家的手稿更顯得珍貴，專櫃裏一篇篇作家的手稿，秀麗的字體，氣息貫注，連綿不斷，本身就是一幅幅書法藝術品；還有那些封面樸素的小說，展示了一個時代的記憶。

香港著名武俠小說家梁羽生，大公報旗下新晚報的前輩，晚年時曾到訪文匯報，本人有幸參與接待，一瞻俠義丰采。記憶中一位穿着短衣短褲的老人，來到編輯部交稿，帶點激情的步伐，形象相當突出，我們聽前輩介紹，他就是著名詩人何達。

金依是香港商報的老總，也是文學作家，當年在文匯報副刊有他的文章，金依前輩相當活躍，作聯活動常可見到他。

作家阮朗本名嚴慶澍，是新晚報老總，我們後輩本無機會接觸其他報章老總，但卻有一次通話的緣分。那是一次採訪活動，因為某些原因而無法履行和同行的協議，為免行家受到責備，初生之犢竟然膽粗粗，電話打到對方報社找到嚴老總，跟他解釋無法履行協議的原因。嚴總謙謙君子，反而安慰小輩無須介懷，還對小青年的責任感加以稱許。

作家吳羊璧，是展覽中最年輕的一位南來作家，他在文匯報副刊工作數十年，著作等身，雖然工作上與他未曾有所交集，但因為小輩受教於他夫人黃子玲的關係，而獲贈《五千年大故事》、《書法長河》等著作，珍藏至今，再讀獲益良多。



香港女孩遊歷祖國一年了

會計師俞雅凡終於完成了單槍匹馬以一年的春夏秋冬遊歷祖國的心願，順利回到香港，緊接着她將回到倫敦，重新投入新的生活。

去春在倫敦，遊歷旅程尚未開始之前，倫敦的朋友問她，對此行有什麼期望？俞雅凡說，純粹給自己一年的時間，踏遍祖國的青山綠水，完成自己小時候的夢想，遇到任何事情，有任何經歷，都視為人生的收穫。從去年5月初開始的行程，出發前訂下的目標有三：到三國的屬地，探尋劉關張故事，尋找諸葛亮足跡；到中原去看秦漢遺址及唐宋文明；探訪福建、安徽、雲南茶山，深入了解茶藝文化。這3個目標如今她都成功達到了。

這位香港女孩俞雅凡計劃走遍祖國的大江南北，一年的時間過去得很快，雖然她只到過祖國23省份120個城市，而那遼闊的蒙古草原、東北三省、新疆與西藏還沒有去，但成都、昆明、西雙版納、勐海、洛陽、西安這幾個城市卻去過了數次，甚至住上個把月，結交了幾位知己好友。都說對一個地方的感情，除了食物、土地，最重要的是人，有了人的因素，相信今後俞雅



◆俞雅凡登上雲南省第一高峰，海拔6,740公尺的梅里雪山。作者供圖

凡對祖國的感情更加刻骨銘心了。有一些城市的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美，錯過了最好的時機，就是錯過了，難免有一些遺憾，但遺憾也是人生的經歷。

從山東的青島、濟南到四川的西昌、雅安，從廣東的潮汕到北京長城、山西大同，登上泰山、五台山、恒山、峨眉山、武當山、老君山、梅里雪山、嵩山等名山，看過黃河、淮河、長江、怒江、瀾滄江、金沙江、洱海、伊水、渭水、洛水等大川大河，驚嘆黃河源頭原有如此清澈湛藍的水。

俞雅凡是一位旅行家，到過世界許多城市，但她認為，祖國某些地方是比外國先進的，例如偏遠的村莊也用微信、支付寶，而在外國還只能以現金購物。治安方面比外國安全許多，即使夜深在街上也不會怕被人搶劫。她說：「內地自駕遊安全方便，配套設施完善，一個人駕着電車走了6,000多公里也不是問題。」

俞雅凡親身感受到內地的人情味，即使素未謀面或是初相識的人，也會樂意助人，尤其是雲南少數民族的純樸善良、熱情好客，對一個遠道而來、沒有背景也沒有利益關係的人，他們也一樣熱情招呼，分享種茶、採茶、做茶的心得。



靈通人間天壇佛

本文見報前一天是浴佛節，大嶼山寶蓮禪寺進香男女想必又有一番熱鬧，瞻仰大佛之餘，相信不少人也想知道天壇故事吧，《鑪峰古今》香港歷史文化論集中劉泳斯講師正好詳盡報道過天壇大佛修建的來龍去脈，故事說來也真感人而傳奇：

大佛面相參照自龍門石窟盧舍那佛造像：螺髮/肉髻/獅頰/手印……所有莊嚴圓滿慈祥形象一一齊備，正因大佛是在內地與香港工程合作之下，由資深技術航天工程師以鋼筋、花崗岩、青銅精心配合現代科技而矗立在木魚峰。

建成之後據說最初估計費8,000萬元，當時寶蓮禪寺難在僅有3,000萬元。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經濟起飛的某個國家，得知招標後放言願意全盤出資贊助，唯一條件是佛面坐西向東，這國家就是不時來港幾乎橫掃黃金，聽信紅衫魚可以防癌，有好幾年便連紅衫魚買到港人吃不到一條的「大」日本。



◆小圖為龍門石窟盧舍那佛。作者供圖

日本財大又如何，禪寺眾大師頭腦清醒，深知來意不善，自然不領「盛情」，所以堅決表示中國大佛必須坐南朝北佛光照向中國京華，最終還是有賴信眾募捐籌足經費完成心願。

新聞記載大佛落成時兩大奇遇：其中一奇是安裝工程進行之日清晨本來烏雲密布，到了正午12時忽然陽光普照，終於順利上香完成灑淨儀式；另外一奇是大佛圓頂之日為新曆十三星期五，但農曆則為丙午吉日，天壇大佛日後香火之盛，不止無意之間顯示洋迷信之不可信，同時亦可印證幾千年來農曆節氣五行，當中深藏無須倚靠儀器測試得來的傳統智慧，冥冥中亦有其科學因素，不可未經過研究貿然視之為迷信。

從天壇大佛得來的啟示，禪寺一眾大師修行發心殊勝，信眾募捐之虔誠，加以兩地佛教團體不遺餘力的精誠合作，人傑地靈之餘，亦可以說源於佛靈人傑，天壇大佛無疑是一座許願繁榮而得到成果象徵的指標。



荷李活道之戀

由中環的皇后大道中，沿着具有超過一百五十年歷史的石板街向上走，會遇到一條叫「荷李活道」的半山腰馬路。

「荷李活」3個字和美國加州的荷里活電影毫無關係，而是源於早期這附近一帶種滿了冬青樹（Holly）而得名。

我常常抱着遊客的心態，沉醉於在荷李活道閒逛，沿着這條路，朝着上環、西環的方向走，路面不算平整，對於習慣了平原馬路行走的人來說，稱它「崎嶇不平」也不為過。但就是這樣一條蜿蜒蛇蜒，有時拾級而上，或是拾級而下的窄仄的路，卻承載著歷久彌新的香港風情。

一百多年前，荷李活道冬青林立，如今卻「佳影難尋」，道路兩旁變換成高高矮矮的樓房鱗次櫛比，但不要灰心，荷李活道從中環延伸到上環，沿途的大館（舊中區警署）、文武廟、古董舖子還有私人收藏館……總不會讓你太過失望。

如果囊中羞澀，也不要緊，只需駐足於那些古色古香的舖子外欣賞，通常店主們也不會出來打擾。走着走着，不知不覺會來到一座香火旺盛的廟宇——文武廟。

文武廟約於1847年至1862年期間落成，由文武廟、列聖宮和公所3幢建築物組成。早期，文武廟不僅是供奉文、武二帝的地方，也是華人議事及仲裁的場所。上世紀二十年代，香港司法制度尚未完善，百姓間若有糾紛，又想不到官府解決，便會到文武廟，以「斬雞頭、燒黃紙」的方式私了。現時，香港慈善

機構東華三院每年都會按照傳統，在文武廟舉行隆重的秋祭儀式，酬謝文武二帝，為民祈福。

香港人很可愛，無論吃了多少西餐，去過多少西洋國家，回到家，還是要遵循老祖宗留下的那套規矩。香港人有多洋氣，就有多傳統。還有那些從荷李活道向山上，或是向海邊方向（山下）延伸的一條條小巷弄（香港通常叫「里」或「街」）也有一些小小的驚喜：一個個小巧而簡陋的綠色鐵皮屋在山腰斜坡的樓梯上搭建，有的賣花、有的賣水果、有的修補鞋子、有的賣涼茶……

鬧市之中的煙火氣，讓你流連忘返。

英國佔領香港後，香港的華人圈子和洋人圈子涇渭分明，除了西環之外，中、上環荷李活道一帶也是開埠初期的華人聚居地，那時華人的生活相對窮苦得多。

<p